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

[英] 斯图亚特·西姆 著

吕增奎 陈红 译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

[英] 斯图亚特·西姆 著
吕增奎 陈红 译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英]西姆(Sim,S.)著;吕增奎,
陈红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1
(凤凰文库·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06686-2

I. ①后… II. ①西…②吕…③陈… III. ①马克思
主义—研究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0559 号

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First Published in 2000 by Routledge

© 2002 Stuart Sim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0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8-299

书 名 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

著 者 [英]斯图亚特·西姆

译 者 吕增奎 陈 红

责任编辑 王 溪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1 304 mm 1/32

印 张 8.625 插页 4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686-2

定 价 26.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译者的话

2009年初,当周凡研究员提议我翻译《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一书的时候,我犹豫再三之后最终还是接受了他的提议。我之所以犹豫再三,一来是因为这本书从其内容来看涉及法兰克福学派、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科学理论等诸多思想流派以及卢森堡、卢卡奇、阿多诺、萨特、阿尔都塞、齐泽克和卡斯托里亚迪斯等一系列思想家,翻译的难度可想而知;二来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任务比较繁重,担心难以按时完成翻译的任务。不过,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比较感兴趣,对于国外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状况一直比较关注,心中确实想全面地了解后马克思主义的前世今生,这本书恰好可以满足我的这个愿望,此外我也曾翻译过几篇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论文,于是最终接受了这本书的翻译任务。

这本书翻译的过程中的艰辛和难度超出了我的预料,最初的担心也变成了现实。然而,许多人的支持和帮助使我得以克服困难,完成了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江苏人民出版社第一编辑室主任杨建平博士一直关注本书的翻译进度,不以我的延迟为忤;江苏人民出版社戴亦梁和王溪两位编辑也一直给予了支持和鼓励。在此,我首先向他

们表示歉意,同时也非常感谢他们的信任和宽容。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我邀请了安徽大学哲学系科学哲学专业出身的陈红博士翻译了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五章和第九章,其余部分皆由我来翻译,天津师范大学陈高华博士校对了第五章,我最后对全部译文统一进行了校对和统稿。最后,我非常感谢周凡研究员,作为国内知名的后马克思主义专家,周凡研究员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翻译建议,而且又不辞辛苦地校阅了全部译稿,没有他的督促和帮助,恐怕我也难以顺利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当然,由于译者力有不逮,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而我作为最后的统稿者和校对者,书中的错误和疏漏理应由我一人全部负责,恳请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吕增奎

2010年12月冬夜于北京新风南里寓所

目 录

导 言：马克思主义的“祛魅”	1
第一章 “后一”世界中的马克思主义	6
第二章 “智识的疾患”？——拉克劳—墨菲事件(上)	19
第三章 “无须认错”：拉克劳—墨菲事件(下)	52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门“历史科学”： 检测马克思主义的边界	74
第五章 后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后马克思主义(Ⅰ)： 从卢森堡到法兰克福学派	109
第六章 后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后马克思主义(Ⅱ)： 混合的马克思主义	144
第七章 怀疑的形成(上)：后现代主义	162
第八章 怀疑的形成(下)：女性主义	195
第九章 开放的世界？——后现代科学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219
第十章 “并不是娱乐业”：多元的政治与批判的解放	256

导言：马克思主义的“祛魅”

如今,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已经根深蒂固的理论立场。20 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种全球性的文化和政治力量。在欧内斯托·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等主要理论家的著作中,这一理论立场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崩溃中拯救它的某些方面,重新定位它们,使之在快速变化的文化氛围中呈现出新的意义。现在,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普遍被视为一种声誉扫地的思想体系,背负着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的负担,而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并不符合当前对(在理论和政治上)文化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信奉。作为一种特定的理论立场,后马克思主义本身形成于拉克劳和墨菲的著作中。本书不仅追溯了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形成过程,而且还思考了这样一种发展如何必然出现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第二波女性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内部的各种运动提供了一定的帮助)的发展之后。换句话说,本书考察了后—马克思主义(那些已经拒绝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过去的思想家,尽管这种拒绝带有遗憾)和后—马克思主义(那些重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之包括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第二波女性主义等新运动的思想家,例如拉克劳和墨菲)的发展。二者的区别在于:拉克劳和墨菲在其最著名和极具争议的著作

《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1985年)中为了坚持如下主张而进行的自我历险，马克思主义仍然以一种批判的方式贯穿在他们的思想之中——“但是，如果我们在这本书中的思想规划是**后一马克思主义**的，那么它显然也是**后一马克思主义**的”^①。马克思主义至少是他们理论思考的出发点。然而，对于**后一马克思主义**，本书将会坚定地解释为“拒绝”，而不是简单的“超越”，就像在拉克劳和墨菲的用法中那样。

本书的内容如下：我们先是把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置于当今的文化氛围中，具体地讨论拉克劳和墨菲及其《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遭遇，然后开始思考我们能否在马克思主义自身内部找到怀疑主义传统的问题。首先，这意味着仔细地探讨拉克劳和墨菲的同时代人巴里·辛德斯(Barry Hindess)和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和属于他们这一派的其他人)的著作，看一看公开的追随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批判，而后马克思主义似乎是这种批判的逻辑结果。英格兰的辛德斯和赫斯特、欧洲大陆的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和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等人，揭示了20世纪最后数十年马克思主义者自身也开始对其理论遗产感到的严重不安。因此，我们将进一步深入历史，看一看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否找到一种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内部发挥作用的后马克思主义。这就要在卢卡奇、卢森堡、法兰克福学派、布洛赫、萨特以及或许还有阿尔都塞等理论家的著作中寻找后马克思主义的倾向。然后，我们开始思考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阵营对马克思主义日益表现出的祛魅，之后我们让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理对抗所谓的“后现代”科学思想——量子力学、混沌理论、复杂性理论、人择原理，等等。后一个领域的发展似乎摧毁了马克思主义的19世纪的科学伪装(例如，传统上与之相关的目的论辩证法)，同时又为以一种非目的论的方式(摒弃了

^①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85, p. 4.

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思想)重构辩证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倘若宇宙就其未来的发展而言真地像许多主流科学思想认为的那样是“开放的”，那么这再一次为人类的行动提供了真实的起点。从诸如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这样的物理学家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窥见这种开放性的本质：

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心灵和社会仍然只是宇宙组织进步阶梯上的一个中间阶段。用路易斯·杨(Louise Young)的话来说，宇宙至今仍是“未完成的”。我们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世界诞生后只有数十亿年的时代。我们从宇宙的进程中可以推断出，宇宙可能仍然适合居住数万亿年，可能是永远。^①

这就是运用人择原理——第九章将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理论。

归根结底，本书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即使承认经典马克思主义只能成为一种非常有限的批判形式；但是，我们不应认为批判包含着大多数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所赞同的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不论是否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多元的”，它都必须在一个多元的世界中获得自己的位置——哪怕只是参与关于多元主义的局限的争论。由于顽固的支持者拒绝放弃它的极权主义政治原则或者普遍解释地位要求，马克思主义可能失去它的分析能力。倘若如此，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遗憾。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有限的马克思主义仍然可能成为一种充满生机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只有当它以一种心态开放的、非教条的方式——同其他的理论发展进行对话，寻求说服而不是发号施令时才能如此。我们从这种研究路线可以得出一个相当明显的结论：只有当民众被社会主义的观点说服，而不是被政治精英强制服从时，社会主义才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可悲事实这个显而易见

^① Paul Davies, *The Cosmic Blueprint: Order and Complexity at the Edge of Chao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5, p. 196.

的事实基本上被置若罔闻。

本书强调(就像我最近编著的《后马克思主义读本》^①)在后马克思主义立场和马克思主义立场之间保持一种紧张感,认为只有利用它们的——常常是冲突的——洞见,马克思主义思想才能继续发挥重要的文化影响。在一般意义上,我虽然同情后马克思主义,但是还要确立一个在它的两个变种之间保持一定中立的立场,作为一种判断方式,判断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欧洲崩溃后(有证据证明它在亚洲的日子也可能已经屈指可数了)能够从其经典中拯救出什么。我对后现代思想也表达了一定的同情,而主要的后马克思主义形式都大量运用了后现代思想;但是,本书主张,整个后马克思主义不得不对后现代主义保持批判的姿态,因而不应当简单地把它同后现代主义事业混为一谈。

许多研究从经典传统内部为马克思主义辩护,当然一些富有争议的研究则从后马克思主义立场为马克思主义辩护;但是,很少有研究去追溯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史,或者确定后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世界中的位置。尽管我在《后马克思主义读本》的导言中讨论了一些问题,但是本书旨在涵盖广泛的历史论述,包括比以前的研究计划更多的理论家。^②本书的目标是更全面地描述后马克思主义及其产生过程 and 在新千年里的未来前景。

当我们从头至尾叙述后马克思主义时,某些定义性特征将会变得显而易见。后马克思主义者不喜欢马克思主义的控制方面(尤其是政党的控制)、一般总体化理论、对马克思的神化以及个人对共产主义所控制的体系的屈从。他们赞成多元主义、差异、对权威的怀疑、政治自发性以及新社会运动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的流行形象是一个权威主义、极权主义、迷恋控制和虚伪的体系。后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不再试图弥合理论和

① Stuart Sim, ed., *Post-Marxism: A Reader*,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② 参见 'Spectres and Nostalgia: *Post-Marxism/Post-Marxism*', 同上书,第 1—11 页。

现实之间的距离。在他们看来,这种距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政治伪装的嘲弄。他们有意地避免陷入那些关于马克思的真正观点和看法是什么的永无休止的内部争论,而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样一些争论具有永不满足的嗜好。他们不再为马克思主义的贫乏表现提供任何借口,不再试图从内部重建理论。后马克思主义诞生于理想的幻灭,尽管它对一种摆脱马克思主义正统束缚的政治未来可能表现出乐观的态度。

本书同样希望避免陷入那些永无休止的内部争论,避免对马克思本人的直接讨论。本书提供的并不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历史,而是一种“祛魅”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第一章 “后一”世界中的马克思主义

在普遍怀疑各种宏大叙事的文化环境下,例如在当今的文化环境下,诸如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宏大叙事”理论遭到了非议。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第二波女性主义等理论直接挑战了传统的知识和政治权威观念。就此而言,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后”现代性——基本上是一种文化运动——的世界之中。马克思主义继续信奉物质进步和政治问题的普遍解决方案。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本质上仍然植根于现代性和“启蒙规划”的理想之中,因而与晚近智识探究的普遍怀疑——和常常高度悲观的——基调并不同步。此外,我们还应该思考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遗产的严重问题。我们能够以各种巧妙的方式来解释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下犯下的暴行:斯大林是一种例外,东方阵营的共产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歪曲,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相关而不是相同的东西,等等;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种可能性是,总体化命令是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性特征,而那些暴行则是总体化命令的自然产物。^① 当

^① 例如,参见 Alex Callinicos, *The Revenge of History: Marxism and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s*, Cambridge and Oxford: Polity Press and Blackwell, 1991。他认为,斯大林主义是一种摧毁 1917 年理想的反革命。

前的知识和政治氛围显然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得以建构起来的整个总体化规划。

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已经变得越来越四面楚歌。后马克思主义的崛起代表一种根据苏联帝国解体和柏林墙倒塌等错位的文化事件来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机的尝试。后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被看做是对太多“虚假黎明”(false dawns)的回应,例如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主张。他宣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群众实践之间,以工业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为导索,重新开辟一条革命路线的机会已经大大增加。”^①事后之见确实非常精彩。但是,在一长串声称我们正处在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突破的边缘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中,安德森不过是其中最新的一位而已;对许多左翼来说,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希望已经证明是又一次的虚假黎明。自那时以来,面对右翼的重新兴起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传统的西方左翼一直处于守势。上述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尝试的艰巨任务是让具有多元主义意识的世界接受一种绝对主义理论。本书的其他章节将会分析这些尝试在主要知识探究领域中可能取得的成功。

有人可能认为,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始终是**多元主义**的理论,只是未曾正式希望成为多元主义的而已。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还是不得不改变对待多元主义的态度。艾尔文·古德纳(Alvin Gouldner)区分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两个主要学派,即“科学”学派和“批判”学派;迈克尔·瑞安(Michael Ryan)把马克思主义流派分为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马克思主义”^②。显然,大多数参与者都不愿接受这样的状况。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一直充满着争论,因为各种不同的流派都试图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理

①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LB, 1976, p.96.

② Alvin Gouldner, *The Two Marxisms: Contradictions and Anomal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0; Michael Ryan, *Marxism and Deconstruction: A Critical Articulation*,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p.223.

论的最终解读,并且随之而来的争论显然不具备妥协的精神。正如齐泽克(Slavoj Žižek)所评论的那样,我们在斯大林主义那里注意到:

一种强迫性的坚持,即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持表象:我们都知道在幕后正在进行野蛮的派系斗争;但是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持党的统一的表象……这种表象是本质性的:如果它要被摧毁,如果有一个人公开宣布“皇帝陛下一丝不挂”这一明显的事实(谁也不再拿着处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当回事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制度就会土崩瓦解。^①

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表明了一种决心,即揭示出那种隐藏的多元主义历史,揭示出那些隐藏在团结表象背后的东西。

不仅是当前的知识和政治氛围不利于马克思主义,而且一系列激进的文化变迁(大多通常被归到“后现代主义”的标题下)使马克思主义不知道如何进行有效的回应。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上的重要性日趋下降。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我们可以找到一系列的因素:二战后以来后工业社会的转向和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西欧和美国政治右翼的崛起——因为右翼的明确议程是尽可能地削弱工会的权力——这是最阴险的东西。各类评论家都对那些现象进行了评论。就经典马克思主义指定给工人的“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关键角色而言,那些评论的明确影响是后马克思主义意识的增长。工人阶级力量的衰落必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停下脚步进行严肃的思考。一些理论家认为,这种衰落是不可逆转的,是调整社会主义政策的信号。高兹就是恰当的例子。《告别工人阶级》(1980年首先在法国发表)迎来了20世纪80年代。这十年是对西欧

① Slavoj Žiž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9, pp. 197, 198. 中译文参见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71—272页。——译者注。

左翼的重大考验,因为右翼政府——例如英国的撒切尔政府——窒息了政治过程,挑衅地认为工人阶级不再是社会主义行动的明确参照点。不仅如此,而且永远不可能再这样做。高兹声称,左翼已经别无选择,只有面对残酷的事实:

一个建立在大规模失业之上的社会正出现在我们眼前。它由三部分工人构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永久失业者;终身的工人贵族;介于他们之间的临时工,他们从事着技术水平最低和最令人不快的工作。^①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是一种不利的形势。但是,高兹认为,如果我们愿意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就可以把这种不利形势变为有利条件。他为废除工作的解放潜力提出了有力的辩护,认为处理这一进程(在他看来,就我们所掌握的新技术而言,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进程)的方式是近期内政治斗争的基础,“选择并不是在废除工作和重建人人满意的完美交易之间。选择是:要么是社会控制的解放性的废除工作,要么是压迫的、反社会性的废除工作”^②。前者通往的是“后工业社会主义”或高兹所说的正确的共产主义。如果这是我们在后工业世界中所面临的选择,那么左翼面对的是一项陌生的议程,与他们捍卫工作权利和工会运动支持这种权利的行动的本能背道而驰。

对高兹来说,工人阶级、特别是马克思所关注的工业无产阶级的衰落,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迫使它的目标不得不从根本上进行重新评估。后工业社会创造了“无产阶级的危机”,彻底消灭了马克思本人所理解的工人阶级:

① André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trans. Mike Sonenscher, London: Pluto Press, 1982, p. 3.

② 同上书,第8页。